



新詩獎

林榮三文學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隱匿認為此次評審經驗是她最頭痛的一次，「每篇都有亮點，有我個人偏好，也有技巧很成熟的作品，但是缺點也不少，滿平均的，沒有一篇結合各方面而讓我很喜歡的。」林德俊直言，「水準之上的作品不少，但挑不出最好的。」不過，他喜歡這屆作品呈現的狀態，「曾有幾屆初審來稿有所謂得獎腔，語言漂漂亮亮、流暢、抒情，但不見得展現什麼立體的特色。本屆題材則包含阿茲海默、精神病，形式上也有嘗試圖像效果的作品，呈現了新詩的多樣性。」

羅毓嘉指出，「初審稿件數量遠比複審、決審來得多，因此，所能接觸到的作品樣貌更寬廣。」他認同隱匿的看法，認為許多作品在形式表達、語言成熟度等方面，各具優缺點，「挑選標準除了主題的特殊性，當然還是看詩本身的完成度。若主題相似，則以技巧、難度的高低做出取捨。」同組的顏艾琳在這屆作品中，讀到「城鄉生活的變動性——仍然有寫城市的詩，尤其談及跳樓、學業壓力、冷漠的人際關係；另有兩首關於熟女的詩非常有意思，一個說自己開車的狀態是三寶，另一首講日子線條性地過去，但自己沒有從中獲得幸福感；也有談到台灣政治史與病理書寫，其中較特別的是學習障礙那首。」她認為，「這批作品呈現了台灣現代社會各種文化與生活面向的切片，書寫面貌非常豐富。」



孫梓評表示，「在我所看到的，本屆約三分之一的參賽作品中，除了感受到參賽者對於主題開發的努力，也能體會到流行詩歌對於寫作者的影響。其具體狀況是在詩的寫作上，更偏重於情感或情緒的抒發，而不那麼視詩為一種可以推敲琢磨的文字的藝術。詩固然可以代言，但集中火力書寫某些弱勢主題，也總使我耳邊響起警鈴，因為，彷彿只要有不錯的技術，挑選某一個合宜的題材，就增多一份政治正確，於是我又總是奢想著，在作品裡讀到感情。但是較令我驚喜的，應該是仍有一群人，約是我從所讀稿件中挑出的十分之一，仍在乎的詩的可能——像編曲一樣，使詩得到更多表情。」初次擔任此獎評審的陳柏伶說，如果是評審學生文學獎，只要作品的創意、想像力、實驗性很強，即使完成度不夠，她也能包容，「就像夏宇說的：『詩可能是失敗的，希望企圖可以留下來。』但這次看稿，除了希望能讀到亮點，完成度要更高。」此外，她提及一直以來評審作品的願望，是看到「可笑」的詩作，「不是那種沒有要得獎、來亂的，而是讀了就是覺得好笑，卻又很有感覺。」但願望至今還未達成。

羅任玲發現，「今年進入複審的作品，無論是題材的廣度，或內容的深度，都有令人驚喜的表現。有好幾首相當令我驚豔。這些好作品，除了深度與密度，也展現了力與美。有對世界、人生的殘酷刻畫，卻也有作者自身的理解同情和溫度，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唐捐認為：「這是一個成熟的詩獎，參賽者也表現出穩定的水準：反映出整個新世代的新詩寫手對詩的新鮮體會，包括怎樣用詩的方式去批評社會、反省生命與詮釋世界。除了詩作能扣住詩歌語言的不同面向，最難能可貴的是題材與表現手法的多樣性，不會像是同一模組所製造出來。世代的感覺還是存在——通俗上所謂的『厭世』，一種世代的怨氣，可見於局部幾篇作品。還有一些詩，反省個人生命，但不會似過去的詩人寫得那麼抽象、哲學，整體而言是比較世俗性的，並能從中發現詩意。」

林婉瑜表示：「這次的閱讀經驗很有意思，作品主題滿廣，而且呈現出各種風格、許多不同的書寫路數，在閱讀上是一種享受。從稿件的最初幾篇、按照順序讀到最後面幾篇，感覺一路閱讀下來，詩作質感上也有一種漸層的變化，愈讀到後面，愈感覺到一些作品紛紛展露出敘事者的自信，詩中流露自在的觀看、洞見。」她進一步提到：「讀詩時，我會在意『敘事線』和『帶入詩意』之間是否流

暢，這次有部分作品，一開始的整體設定和起手式即有相當的創意，那是很難得的部分，因為創意來自於靈活的思想。要走出刻板的形式和形式，突圍翻新，是不容易的，那樣的作品帶來驚奇。」





100個詩人對一首詩有120個看法

時間：二〇一八年十月三日下午二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李進文、李瑞騰、孫維民、陳育虹、鴻鴻（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五三九件來稿。由林德俊、孫梓評、陳柏伶、隱匿、顏艾琳、羅毓嘉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一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林婉瑜、唐捐、羅任玲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李瑞騰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鴻鴻：像這種已被層層挑選過的參賽作品，尤其是林榮三文學獎，無論風格、題材都有豐富且多

元的表現，頗能反應台灣新詩寫作現況處於一個滿好的程度與共識之上。因此，要選出前幾名很困難——這也意味著雖然作品都在水準之上，卻沒有特別出類拔萃者。

孫維民：我覺得詩可以分成內容跟形式，亦即「說什麼」與「怎麼說」。除了很少數的例外，年輕詩人通常受限於生活經驗，沒有太多東西可說，那並非詩人的錯，在生活經驗不足的狀況下仍然可以寫詩，不妨就將重點放在詩的形式上：語言和技巧的磨練。我評判一首詩時，除了關心詩的內容，也會更注意其形式，因為語言和技巧是寫作的基本功夫。詩畢竟不是哲學論文，詩之為詩，有其獨特的形式。

李進文：這次其實沒有實驗性很高的作品，但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作者透過內容取材和文字結合，產生很符合當代情境／語言的表現方式，因為切入生活，詩的感染力顯得比較高，不若以前，過於著重技巧琢磨，造成詩跟讀詩者之間，有點隔閡。

陳育虹：這些年陸續參與評審，漸漸覺得：一百個詩人對一首詩有一百二十個看法！這批作品我覺得都滿好的，雖然最終只能五篇得獎，但我自己心中覺得有七篇是值得得獎的。我對評審的考量：首先是題材豐富性，其次是看他怎麼寫，情理是否能夠兼容——好比一個人的肌肉跟骨頭，沒有「理」的支撐，「情」也無法站立。再者，作者是否能從個人情感與思維發展，最終引發「共感」。詩是以文字做為創作工具的藝術，文字是衡量關鍵，創作該有新鮮感，而藝術當然也包含個人審美觀。由於美感因人而異，評審會議的過程，大概就是在討論之後達到一個共識。

李瑞騰：以前我會較為全面閱讀年輕人的詩，甚至動員媒體把網路的作品也清理出來，估計十年比較沒辦法執行這樣的工作。因此，閱讀新時代的作品，就顯得被動。這次很高興有五百多件參賽作品，在文字相對被漠視的狀態底下，是一個驚喜的反證。並且這批題材多元的作品，已通過重重篩選，幾乎哪一篇得獎都沒什麼問題。只不過，身為評審，我還是必須將這十五篇作品區分優劣。我的做法是：全部先讀一遍，把承轉之間的氣質有所疑慮的，先勾出來。然後我將所有作品分成A、B部分。在A部分，以往上加分的方式，做為區隔。以前通常歸到B部分的作品比較多，這次只有四件。雖然也看到有些作品，在詩意推動的過程中，意象和意象的銜接不夠妥當，但那些作品多半也有其他特長，才會被保留到決審階段。總而言之，是很愉快的閱讀過程。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五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在人類學課上寫給鄰座女同學的情詩〉（李進文、孫維民、陳育虹）

〈榮鳥〉（李進文、李瑞騰、鴻鴻）

〈注音練習〉（李進文、陳育虹、鴻鴻）

一票作品

〈石榴花〉（陳育虹、鴻鴻）

〈永無止境的兩段式左轉〉（李瑞騰、鴻鴻）

〈共乘〉（李瑞騰、孫維民）

〈給孩子的詩〉（孫維民、陳育虹）

〈三寶有車〉（李進文、孫維民）

〈自然律〉（李進文、孫維民）

一票作品

〈長頸鹿〉（鴻鴻）

〈舉人〉（李瑞騰）

〈妥瑞〉（李瑞騰）

〈乘客——爲晒寫給一面鏡子〉（陳育虹）

○票作品

〈縫〉、〈純潔〉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長頸鹿〉

鴻鴻：這首詩的語言，敘事性有點太強，但我被詩裡的情懷打動。

李瑞騰：第三段有點可惜，否則還算不錯的一首詩。

〈舉人〉

李瑞騰：這首詩寫在街頭舉建案牌子的畸零人，寫出邊緣角色現在和過去之間的強烈對比，把他之所以淪落至此的處境，處理得很不錯。作者一方面針對社會和資本家有其諷喻性，對「舉人」則有其悲憫，值得進一步深入閱讀。

李進文：此詩優點是人物刻畫很生動，但舉牌題材在文學獎中滿常看到，作者處理方式並未突破以往。此外我也介意會否以偏概全？雖然整首詩以自我嘲諷的口吻悲憫了舉牌的人，但「舉人」內心真是那樣想嗎？書寫弱勢的作品，有時會因缺乏相關經驗，而顯得矯情，或出現想當然爾的狀況。此外，文字略嫌鬆散，讀來有點拖沓。

鴻鴻：這首詩的語言有說書的腔調，不像其他詩那麼節制與文青。這寫法有一種野，但又不到舞鶴或張萬康那樣的程度，作者也許想破除現代詩固有之物，但新發展的風格又不夠魅力。就內容來說，像人物背景資料蒐集，但僅是背景介紹，沒有事情發生，讀完會覺得所為何來。

孫維民：此詩最大問題是語言。感覺上是未有相關經驗的作者，爲了「關懷弱勢」而挑這題材來寫，但他的語言卻追不上，以至於詩行間偶爾出現小小的文字遊戲，卻無法將整篇做一個很有結構的統合，或進行更深刻的描述。

〈安瑞〉

李瑞騰：這是一篇疾病書寫。作者處理得還不錯。但我對於他幾乎都用譬喻來形容病人的狀態，不是非常讚賞。疾病書寫可以反映出生命根本的問題，作者其實可以透過病人的動作，聲音，幻想，更直接地去碰觸這樣一個遺傳性的神經內科疾病。

鴻鴻：作者很明顯想要代入自己所沒有的狀態，因此描寫的角度很有問題。比如「我抖動，如一隻黑小蝙蝠」，把「我」換成「他」就成立了。作者試圖從旁觀的角度寫一個主觀的事情，整首詩都給我這種驚扭的感覺。此外，安瑞氏症可能會有不自覺的抖動，或罵髒話，但這首詩寫得非常優雅，沒有藉助這症狀的特點使詩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滿可惜的。敘事性也有點太強。

李進文：整首詩過於平鋪直敘。用第一人稱來寫應該要更有渲染力才對。如果身為病患，應該會先感受到生理層面的衝突、掙扎、矛盾或不滿等。此外，部分文字的使用和比喻不夠成熟。

孫維民：這篇的問題也是語言。此外，短短一節就用了許多「如」和「像」，彷彿是沒東西好寫，只好比喻一下。如果一節只用一個比喻，好好發展，寫得深入一點，應該更好。結尾也有點語焉不詳。

〈乘客——為晒寫給一面鏡子〉

陳育虹：我把這篇跟〈菜鳥〉並看。〈菜鳥〉非常明顯是一個現代人在一個新的地方的困難。〈乘客〉則更有敘述的難度，寫一個現代人的人格分裂，種種生活的無奈跟疏離，疏離到他分裂成

「我」和「他我」，兩者相互掙扎，希望能找到自己，發現自己，但可能性愈來愈少，他想改變，卻還是回到原來的地方。一個理想的我，跟一個生活現況中的我在拉扯，作者想把兩者兜到一起，想要跟自己溝通。讀的時候會想起李白的「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整首詩的文字是口語化的，但他的口語是可以忍受的，像日常的自言自語。

鴻鴻：這種「自我異化」的主題，寫得最好的是孫維民跟秀陶。這首似乎稍有摻水之嫌，比如第二段所使用的對話，也許有其改變旋律的效益，但對整首詩來說沒有特別的效果。就這主題而言，詩寫得很長，但有點過度雕琢，沒有真的深入到能引起共鳴。

孫維民：關於搭車一事，還可以寫得更深入些，語言也太散文化了。

李進文：好的詩應該舉重若輕，作者在處理文字時，下手很重，有點糾結在文字的表面，應該釐清邏輯和層次，才能好好表達最核心的命題。

（評審表示放棄所有一票作品。）

一票作品

〈石榴花〉

陳育虹：一首寫給劉曉波的輓歌，觸及政治或社會議題。作者以六四做為鋪陳，首段的「五月三十五日」就像一個白色恐怖時代中的暗號。第二段寫出荒謬，瘋狂，煽動，接續了各式各樣的動

詞。第三段則出現一種滿新鮮的語法的重複。倒數第二段有作者對劉曉波的評論——「石榴花與百合無罪」。到最後，死亡到來，終於得到平靜與自由。整首詩，作者沒有使用太多敘述，僅以名詞和動詞鋪陳場景，相較於其他作品，語法簡練，集中，壓縮，具有爆發力。不使用口語，而刻意地有一種更客觀的感覺，這樣的距離感，反而帶來震撼。

鴻鴻：在這一次的參賽作品中，本詩的語言錘鍊得最精準，漂亮。形式和內容完全吻合，用鐵錘一樣的重量去敘述這麼重的一件事，很不容易。有一些地方寫得非常好，「將死令眼神堅韌。／紙做的靈魂愈來愈輕薄」。結尾也不錯。但他這樣的風格，明顯受到策蘭〈死亡賦格〉的影響。開頭跟倒數第二段也受到夏宇〈擁抱〉的影響或引用，但其引用，並沒有越出這個主題應有的範圍，反而展現了劉曉波精神和行動的各種面貌，等於是在文化意義上，把這個行動延伸了。是裡應外合得滿漂亮的一首詩。

孫維民：我原先也想選此詩，認同剛剛兩位所講的優點。有一個小疑問：詩中舉出卡夫卡、梵谷、哈維爾、馬克斯等人名的時候，邏輯是什麼？

陳育虹：或許革命也如那些人般，有一種熱情、執念與瘋狂？

李進文：這首詩寫得很用心，文字乾淨俐落。剛剛提到五月三十五日，其實劉曉波的死亡時間是五點三十五分，也可視為隱語的一部分。我覺得這首詩前面兩段，有點破碎。作者採取不斷並置的方式，但這樣的形式有沒有產生效果？第三段之後突然變得很流暢，像歌一樣，有沒有照顧讀者的感

受？雖然，透過名詞和名詞的並列，讓場景一一呈現，不用述說太多，可以讓讀者自行聯想，是其優點，但我覺得他的語言並沒有那麼豐富，偶爾也有點詞窮。

陳育虹：倒不一定一首詩必須從頭到尾的節奏感都是一樣的。有時看它整篇是不是有詞窮的感覺。作者有些重複字眼，其實是不同的意象，或者像一幅畫，用相同的顏色做彼此的呼應。

鴻鴻：這麼長的詩，它的節奏感算是好的。前面很壓縮，後面愈來愈明亮坦蕩，最後一段甚至把劉曉波「我沒有怨恨」的情懷給寫出來了。

李瑞騰：「石榴花」是此詩主意象，但所代表的意涵到底是什麼？這樣一個非常孤獨、單一的意象，似乎撐不起劉曉波的生命狀態。對我來說，作者想說的東西太多了，欠缺連結。一直讀到第三段才覺得漸入佳境，尤其喜歡第四段開頭兩句。

〈永無止境的兩段式左轉〉

鴻鴻：這首詩寫機車騎士的生活跟社會規範中的衝突。有一些有趣的隱喻，比如以左轉右轉談左派右派的問題。但結尾處，為什麼一直騎會回到原點？如果作者寫這詩的意圖，最終還是收束為情詩的格局，會有點可惜，因為他原本應該是要藉由情詩去談社會的問題才是。

李瑞騰：或許，愛情跟人生，跟社會的公平正義等等，是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這首詩從頭到尾都很流暢，作者使用都會十字路口的規則來寫，沒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地方。第五段開頭那幾句寫得很細膩，不盡之意很強。不是簡單直接的白描。應是嫺熟的詩人的手筆。

李進文：如果是情詩，用這樣的方式寫，其實很有巧思，值得讚賞，真實觸動城市中的人的感情。但部分文字有小缺點，流於呼口號，比如「所謂幸福，必得世界全體都得到幸福／之後，才可能擁有嗎？」其他部分則還滿樸素的。用情詩形式去處理政治詩，是很好手法，但如果只能點到為止，就很可惜。

陳育虹：詩中使用左轉右轉做為「隱喻」，對我來說太「明顯」了。並且，整首詩沒有更深入的發展，都在原地打轉，不斷重複同樣的說法，「我們的左轉是必先右傾的」。最後一段的「回到原點」又是什麼意思呢——雖然也可以解釋為「回到初衷」？

孫維民：我要講的幾乎跟陳育虹老師完全一致。這首詩寫得太直接了。

〈共乘〉

孫維民：這首詩要寫的是：在生命過程中，「你」一度瀕臨自殺邊緣，但已克服自殺傾向，整首詩是一次回溯。「外頭風景中看不見的荒涼／才是真實」，卡繆說，當我們發現生命被剝奪掉幻象與光亮，那狀況就稱之為荒謬感。「你」已經抵達那種荒謬。作者又把那樣的經驗，比喻為「共乘」的乘客，這就有點新奇。作者雖寫自殺，但非常含蓄，整篇沒提到「荒謬」。倒數第三節「在深淵的凝視中筆直下墜」用尼采典故：「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原典前一句是，「與怪物戰鬥的人，小心自己不要成了怪物。」——在同一節，我們會讀到他曾抗議，悲傷，咒罵，縱火，「你」因為失望與幻滅，幾乎變成自己要打擊的那些不公不義的怪物，如此到倒數第二節發展為高

潮。最後一節則來到「現在」，現在的「你」克服了絕望與自殺傾向，「你已成人」，不只是年歲的成熟，也是心理的成熟。前面是黑夜，最後終於抵達白晝。「共乘」本就是某些乘客會先下車，怪物下車時，好像在送別祝福「你」：「活著，選擇以後再不悲傷」。此詩敘述手法有懸疑性，像電影的flashback，語言也好，不特別炫耀，雖借用很多典故，不小心還真看不出來。

李瑞騰：謝謝維民的解讀，一直希望對詩中所寫的「怪物」有一個比較圓滿的理解，剛剛也解惑了。整首詩在暗夜裡隨著車子奔馳，一邊是風景，一邊是往事，那種往日的揮霍，在此詩中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把生命放在極具動感的狀態中進行深刻反省。「牠們從駐足的景點上車」，在這一趟快速流動的車程，怪物似乎隨時可以進入你的生命，像魔鬼一樣影響你。生命行進時，你隨時都和怪物共乘，他們什麼時候離你而去，你就在那一瞬間成人——重點在於生命的演變，以及如何往上提升生命境界。

鴻鴻：「不是車窗能遮住眼睛，而是清晰的風景」寫得極好，但下一句「使你誤以為，所有混沌中的怪物都來自時間」卻有一個悖論——如果不是來自時間，那來自什麼？怪物與時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因無法判斷，後面就讀得有點失焦了。

孫維民：我猜測，如果照卡繆看法，生命中的怪物不見得來自時間，而是生命的本質。比如，小孩一生下來就被判了死刑，因為他終究會死。死亡威脅並非來自時間，而是人類的宿命。由此解釋，生命中發生的很多事，我們原以為來自生活經驗，但若從卡繆或存在主義觀點來看，很多事情本來就

存在，或許僅是因為生活經驗而帶出，並非發生了什麼事情後才有的。

陳育虹：後面一段很快由「過去」變為「成人」，轉場有點粗糙，社運的段落和怪物的意象好像沒有融合得很好。

李進文：這首詩不太找得出太大缺點，跟內心怪物共乘這個點子真的很好。沒點出特別事件，但傳達出頗嚴肅的思考。人本身就是一個載具，被很多情緒搭載其中，「共乘」的意象一直有咬到詩裡面。

〈給孩子的詩〉

孫維民：一如題目所示，這是寫給孩子的詩。兩首組詩沒有太大連結。一般寫孩子，總有些既成意象或寫法，但這作者的語言和思考方式不太一樣。要念第二遍，才懂為什麼這樣寫。語言流利，有些想法與意象很新，讀起來有驚奇。表面上沒寫對孩子的愛與關心，但字裡行間還是可以讀出來。

陳育虹：兩篇其實有所相關：〈洗澡〉是對孩子身體的照顧，〈在山裡走〉是對孩子心靈的照顧。也許有人覺得寫母親的親情已經太泛濫，但若能找出新寫法，也是不太簡單。第一首〈洗澡〉簡直把孩子跟聖嬰比到一起去了，然後寫出母親的無助，那無助彷彿可以一直延伸到對孩子未來的擔憂。第二首寫了很多昆蟲，當然也可以不用寫這麼細緻，但這是她給孩子的自然課，使你知道那是一個母親對孩子心靈的教養與引導。當讀到細節，一樣的路就變得不一樣了。因此，這首詩涵括了母親想給孩子的身或心的營養，內容跟形式吻合，心思細膩，表達完整。

鴻鴻：我也喜歡這首詩，結尾都寫得非常好，但還是覺得兩首關聯性不足，有點像是十首組詩，只抽出第一首和其中一首，因為從「剛出生」到「小孩四、五歲」的時間跳躍，毫無道理。其次，這不是「給孩子的詩」，而是「寫孩子的詩」。內容如此精細，就更加顯得題目有點草率。

李進文：我也覺得兩首關聯不夠，第二首又比第一首好。此詩確實傳達出讓人感动的地方，但我反而覺得第一首結尾「我一無所有……/只能把所有/給你」有點出手太快，應可以更含蓄些。

李瑞騰：這首詩我很喜歡，沒選的唯一理由：做為競賽文本，此詩雖扣了一個很大的主題，但兩篇連結仍然不夠。如果是五首十行短詩，或許還完整些，但僅有兩篇組詩，確實差距很大。兩篇相較我更偏愛〈洗澡〉，其中的「水」，不管是指羊水，奶水，或洗澡水，都處理得非常精采。詩中母親的心境，從「怎麼可能」到「不能」到「只能」，層層遞進，掌握得非常細膩。

〈三寶有車〉

李進文：此詩文字活潑，渲染力夠，將生命遭遇，生活的無力感與疲倦，不斷疊加，整體卻能籠罩在自嘲與幽默之中。當她開車，回憶一直在腦海閃現，結尾非常好，「最明亮的，還是那聲喇叭——」，彷彿真有一聲喇叭將發呆的她叫醒，讀了會笑出來。整首詩除了透過跟自己對話，釐清自己在現實中的狀況，也很自然地和一些議題點出來。講得有道理，讀起來舒服，讓人想一直看下去。

孫維民：此詩用一種自我調侃的方式講上、下班的途中所思。大部分這樣題材的詩都非常沉重，她雖也講勞累，但講得很生動，因而在同類作品中，顯得非常獨特，勇敢。第五節和第六節都寫得很

好，舉重若輕，讓人覺得如果跟她講話會很有趣——縱然她有很多不愉快的經驗，但你會喜歡與她相處。

鴻鴻：這詩有點像 fusion jazz。有點輕快，有點自嘲，有點傷感，就像詩裡引用的那部《樂來越愛你》，滿愉悅，滿好看，但是抓不住我。

李瑞騰：請問「斜槓／女子／三寶／有車」的意思？

李進文：斜槓是流行語，意指我們可以不只擁有一種職業和身分。

鴻鴻：這也是有點奇怪的地方，因為詩中並沒有寫出她斜槓了什麼。

李瑞騰：整首詩的調子很幽默，「三寶」本來用來挖苦人，但是她卻希望「寶」是可以發光，璀璨，閃爍的。

〈自然律〉

孫維民：作者為女人處境感到不平，因為女人在宗教裡被認為是劣等的，在某些宗教裡甚至還得蒙著頭，而男人則像「探險家」，可以探索未來與未知。但第三節寫「誰規範我的雙腿／必須是草本」，這典故何來？「扮演／全人類的天真」，現在女人還會這樣嗎？

李進文：這應是一首性別認同的詩。敘述者有女性外表，卻有男性內在。包括「為胸口隆起的小丘套上鋼圈」和後頭「和整條街的鱷魚、熊族與貓奴／一起華麗現身」都是其暗示。

孫維民：讀到那邊確實有懷疑，但其他地方似乎沒有更清楚的指涉？

李進文：作者對自己的處境似乎諸多不滿，並且「羨慕他」。最後一段「自然，必須由他所定義」的那個「他」，當然也包括上帝。就「性別認同」的題材而言，處理得不錯，缺點是情緒太飽滿，如果再疏離些，或許讀者更能理解她要說的。若從「性別認同」的角度來看，「是誰賦予我純潔、單一的身分／扮演／全人類的天真」，所要寫的內在與外在的衝突，就可解了。

鴻鴻：從不做愛的「草食男」一詞來揣測，「誰規範我的雙腿／必須是草本」應是問：難道我的腿是不能用來做愛的嗎？假設，這是一首談女性主義的詩的話，那是徹底過時了；但如果這是談性別認同的詩，又覺得有點不夠。並且，詩中不同段落出現的「他」，好像也沒有辦法統合。

李進文：這首詩並不是對外在的「男」或「女」進行指責，而是內部的自己有其無奈，反抗，質疑。

孫維民：或許也可以解釋成她沒有足夠膽量去反抗——她還是被壓抑的。這便可以理解為什麼詩中有那麼多憤怒。

陳育虹：詩中的「她」是被壓抑的，或者也有「自我局限」？不過，所有的詩都是因壓抑而產生的。讀那些詩行，會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詩人。

李瑞騰：此詩形式分明，語言乾淨，段落意旨也很清楚。題目〈自然律〉，彷彿在問：你應該服膺自然法則？還是反抗自然法則？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定義、形塑、展現自己的生命？照說，結尾應該有很巨大的力量來收束一切，但現在結尾的寫法不夠明確。

三票作品

〈在人類學課上寫給鄰座女同學的情詩〉

鴻鴻：作者對人類學看法稍嫌過時，用人類學寫情詩一事，處理得有點廉價，寫歷史的態度又非常保守跟老派。

李瑞騰：這首詩是有企圖的：男生對女生的情愫構成第一部分。人類學課本、教授、學生，構成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歷史：歐洲探險者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這三部分組成詩的內容。交錯得還算不錯。我沒有投它，一是句子實在太長，閱讀過程很辛苦。二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詩中一再出現「鉛字」？

孫維民：鉛字相對於手寫詩句。歷史用鉛字印成書。統治者決定的歷史又跟被掩藏的真相是相對的。鉛字代表文明。文明又跟自然是相對的。文明跟歐洲連結，歐洲又和遠東是相對的。作者把諸多二元對立放在一起，用一首情詩來表達，但語言似乎沒辦法控制得當。

李進文：很少有人用「情詩」講西方文明的霸道主宰，是其創意。大量長句也許是考量行數限制，也因作者採取敘事詩形式，雖然有些地方過於放縱。情詩應該只是配角，重點是突顯歷史，讀了立刻知道：文明是由強權來定義的。

陳育虹：我們有時寫東西可以很簡潔，如〈石榴花〉，有時可以這樣雄辯滔滔——因為他有滿滿的情感想要表達。事實上，一如探險家，詩人也在做各種情感的探險。詩中寫出天真跟文明衝突時，

詩人對於本真的追求。也提到愛情是一種新發現，且有一些性的幻想，一如探險者對非洲叢林的幻想。結尾寫得很漂亮。整首詩厚重的語言，是作者的想像力在發揮。

鴻鴻：此詩中，探險者和殖民者和書寫者的傲慢是完全一致的——人類學最被質疑的也是這一點。天真有時候是最野蠻的東西。

陳育虹：如果感情完全投入的話，當然會顯得野蠻。野蠻，就是本真。我們要有多少文明才能壓制那個野蠻？

〈菜鳥〉

陳育虹：我也很喜歡這一首。只是，在相似的議題中，選了另一首〈乘客〉。

李進文：此詩直白地說出社會新鮮人的心情，是所謂的「厭世詩」，把現在年輕人既厭世又得生活在這競爭激烈的世界的心情，以帶著「小確幸」的語調說出。讀了會覺得，還真是歷經過這樣的時代的年輕人，才寫得出來。有些地方可以處理得更好，適時帶出其他議題，但整體來說沒有特別缺點，傳達出這個時代的共感：當今之世，得充滿自我調侃才活得下去。

孫維民：語言缺少餘味，寫得最好的是最後一段，其他段落都太散文化了。

鴻鴻：最後一段寫得好，不過那種好，是我們一般讀詩的那種好。對我來說，他最厲害的地方是白描：「每天下班，都有一種／被搶劫的感覺」，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的上班族就是這種心情吧。尤其面對勞基法修惡，這詩也抓住了社會脈動。題目有普世性，語言舉重若輕，「脖子上掛的不是獎

牌」，只是這樣一句，味道出來了。

李瑞騰：這首詩很好，沒什麼缺點。

〈注音練習〉

孫維民：此詩寫一名學注音的文盲女性，每個注音都對應出幾個字，設計性很強。但文盲應該是阿嬤那一代才有？現在教育已普及，再寫這個題目，似乎有點取巧。

李瑞騰：我本來不太喜歡這首詩，但讀完後會想起自己的母親——媽媽到六、七十歲才開始讀小一的國語課本。

李進文：此詩講的是母親，作者也許是中年，母親則年紀更大，透過學習注音的過程，不僅說盡母親一生，還關心老人自學等社會議題，設計得很好。詩末，彷彿是媽媽告訴小孩說：你不用擔心，我有行為能力，我可以照顧自己，給人重新有夢想的感覺。此外，網路常見ㄅㄆㄇ的簡化用法，所以整首詩的發想也非常有當代性。全詩看起來破碎，一如母親對注音的學習離離落落，但讀完又能讀出完整意義，是用心良苦之作。

鴻鴻：此詩好處跟壞處都是「設計感」。注音符號中的ㄣ或ㄣ都有歧義，作者有做出歧義趣味，有些翻轉滿漂亮的。最後的一ㄣㄣ「像一串咒語」，也是頗具詩意的結尾。

陳育虹：就算有設計性，也是很好的設計。作者挑選了別出心裁的說法，透過設計好的議題，寫出母親的一生。當聲母結束，來到韻母，我們也可以說詩中的母親來到一個「無聲」的晚年。全詩不

連貫的語法，讀者可以填入更多想像。整首詩是一個很好的循環，用ㄅㄆㄇ來帶動敘述，每一句轉折都很漂亮。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評審決議從九篇二票作品中，挑選五篇給分，最高五分，最低一分，結果如下：

〈注音練習〉 16分

〈李進文 5分、李瑞騰 1分、陳育虹 5分、鴻鴻 5分〉

〈給孩子的詩〉 11分

〈孫維民 4分、陳育虹 3分、鴻鴻 4分〉

〈共乘〉 10分

〈李進文 1分、李瑞騰 4分、孫維民 5分〉

〈菜鳥〉 10分

〈李進文 2分、李瑞騰 5分、鴻鴻 3分〉

〈石榴花〉 9分

〈孫維民 3分、陳育虹 4分、鴻鴻 2分〉

〈自然律〉 7分

（李進文 3 分、李瑞騰 2 分、陳育虹 2 分）

〈三寶有車〉 6 分

（李進文 4 分、孫維民 2 分）

〈永無止境的兩段式左轉〉 4 分

（李瑞騰 3 分、鴻鴻 1 分）

〈在人類學課上寫給鄰座女同學的情詩〉 2 分

（孫維民 1 分、陳育虹 1 分）

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由〈注音練習〉獲得首獎，二獎為〈給孩子的詩〉；〈共乘〉和〈菜鳥〉同分，評審以舉手表決，〈菜鳥〉得到李進文、李瑞騰、陳育虹、鴻鴻四票，拿下三獎，〈共乘〉、〈石榴花〉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決審簡介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現任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詩集《更悲觀更要》等多部，散文集《微意思》等多部。



李瑞騰

一九五二年生。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著有詩集《在中央》、散文集《有風就要停》等多部，論著《詩心與詩史》等多部。





孫維民

一九五九年生。成大外文所博士。曾任教於遠東科技大學。曾獲中國時報新詩獎等。著有詩集《地表上》、《日子》等多部，散文集《所羅門與百合花》。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聯合報》文學大獎等。著有詩集《閃神》、《之間》等多部，譯作《烈火》等多部，散文集《2010／陳育虹》。

鴻鴻

一九六四年生。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曾獲吳三連文藝獎等。著有詩集《暴民之歌》等多部，另有散文、評論、劇本、小說等多種。曾創辦《衛生紙+》詩刊（二〇〇八—二〇一六）。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及「黑眼睛跨劇團」。